

# 浪漫大師郁達夫（四）

馮永材

## ——郁達夫王映霞此恨綿綿

「浪漫大師郁達夫」係本誌邀請名作家的聯合創作，輪流執筆，各寫極精采的片段。第一段由劉方矩先生寫到郁達夫和王映霞初次見面，第二、三段由康僑先生主撰，第四段起由馮永材先生主撰，類似接力賽，但行文語氣力求統一，這是中外雜誌的一次新嘗試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編者

### 一 生命運到此為止

王映霞心願達成，有了一幢屬於自己的住宅。唯一的隱憂是購地建屋，業已耗盡了她的全部積蓄，單靠郁達夫賣稿，難免青黃不接，家庭生活難以穩定，半輩子不會做過官的郁達夫居然適逢其會的當上了參議，每個月有了一筆固定收入，喜上加喜，心曠神怡。既為隣省的官太太，便也有了和官府中人相交遊的機會。何況郁達夫文名籍甚，浙江省府自有許多附庸風雅，企圖自炫身價的官員想要和他結交。與文人游既為人重，又常見報，借借郁達夫的筆頭，給自己做做宣傳，又何樂而不為呢。於是，漸漸的，杭州場官衙風雨茅廬，便常時冠蓋雲集，高軒輒臨了。王映霞素有杭州美人之譽，無論教育程度，人情世故，乃至交際手段，在當年杭州都是第一流的。自然然而，便也有人為她所傾倒，如此這般，郁王

便變生肘腋，大禍臨頭了。

新居落成，曾有人問，那風雨茅廬是誰所題，其中有沒有什麼典故？王映霞的回答是那四個字係請周承德寫的，屋名則由郁達夫所擬。問者當時哦哦兩聲，不再往下說了。往後却向郁達夫的要好朋友透露，他總覺得風雨二字，似有不祥之兆。莫非那鴛鴦鴦，天造地設的一對，果真有什麼風風雨雨嗎？

當年杭州，有一位業餘命相家朱似愚，服務於杭州中國銀行，他鐵口談相，臆則必中。不過他有一個規矩，君子問禍不問福，如欲請他指點迷津，那就必須聽他就相論相，直言無隱。朱似愚決不作違心之論，阿諛之語。實話實說，就是當面得罪了人，他也決不後悔。

正當郁達夫好運當頭，吉星高照，他忽然想起要請朱似愚給他看一次相。打聽到了朱似愚是孫百剛的表叔，便央請時亦遷回杭州的孫百剛代

為懇邀。孫百剛說他表叔脾氣很怪，不照他的規矩的話，就是至親好友他也絕對不肯破例看一個相。郁達夫却在表示他正要問禍不問福。孫百剛在朱似愚眼前費了不少的唇舌，朱似愚這才點下了頭，約好在孫家見面。

時在民國二十六年夏，七七事變以後的一個星期天。中午，朱似愚和郁達夫、王映霞先後抵達，吃過了中飯，朱似愚開始給郁達夫看相。客廳裏坐着的是郁、孫兩對夫婦和朱似愚。郁達夫正襟危坐，神情端敬，大家都在等着朱似愚啓齒。可是，他却一口的在吸着煙，客廳裏持續了很長一陣子緘默。唯有孫百剛看得出來，朱似愚的神色透着相當的為難。

經過了在座每一個人的催請，朱似愚方始無可奈何的啓齒問道：

「郁先生今年貴庚？」  
郁達夫必恭必敬的回答：

「我是光緒二十年丙申生的。」  
——這就是說，他當年虛歲四十二，實足年齡四十一。

朱似愚再問：

「郁先生曉得自己的四柱嗎？」

郁達夫很內行的報出了他的生辰八字：

「是丙申、庚子、甲午、甲子。」

朱似愚直接了當的又問：

「目前交的是什麼運？」

「記得交的是甲木運，是四十一歲交進的，甲運下面該是辰運了。」

「唔。」

朱似愚應了一聲，再一口口的抽起烟來。在一廳的人，又緊張等待三五分鐘後，他才聲調抑揚頓挫的說：

「郁先生，以前的事，我想不必再多說了。總之，甲運以前倒還不錯。不過也是鏡花水月，空中樓閣，虛而不實的。以後的運呢，——却要相當注意。三五年裏，波折不少。要是能够自己生場大病，或是家人有點病痛，那就算是幸運的了。但是，命相之說，並非一成不變。修心可以補相，居易足以俟命。郁先生是通達之人，這些話用不着我多說。總括一句話，今後幾年凡事小心在意，能不出門最好莫遠行，能忍得下去，萬勿心緒暴躁發脾氣。郁先生，一來我有言在先，君子不諱，二來你和舍表姪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才不揣冒昧，交淺言深。請郁先生休怪，休怪！」

### 大凶相纏變亂報難

當時，郁達夫和王映霞的臉色一致大變，本來，王映霞還曾央求過，她也想趁此機會看看相的。至此，她已與緻缺缺，再也鼓不起勇氣來了。很勉強的坐了一刻，略談數語，便雙雙與辭離去。

郁達夫、王映霞一走，孫百剛便忍不住的想要抱怨他表叔，他問：

「表叔，達夫的命相，到底壞到什麼程度？爲什麼您要說那些個話，把他們兩個吓成那樣，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呢？」

但聽見朱似愚一聲長歎的答道：

「唉！百剛，我那兒敢當面對他直言啊！我祇不過是略微諷示一二而已。我一生閱人多矣，看過的相也不算少，可是唯有今天看郁先生的這相，算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奇遇。我實告訴你吧，這位郁先生的命運，恰好到今天爲止。從今以後，他一定會落得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，能够逃得出性命，那就是他祖上積德了！」

孫百剛聆聽之餘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他猶還在抱着萬一僥倖之望問：

「表叔，他的運道，真會凶到這步田地嗎？他新近才起好了洋房，得了個差使，好像鴻運剛開頭呢？」

然而，朱似愚却仍在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差使不足道，洋房不是他的，甚至於妻子也不是他的，兒子也不是他的。連他那條性命能否保得住，都很難說哩！」

「風雨茅廬」果真一語成讖，朱似愚鐵口論相，居然也一一應驗。還有一重大不祥，郁達夫

原名郁文，達夫那個字的號是他自己取的，嗣後便以字行，世人但知郁達夫而不曉郁文爲何許人了。郁達夫三個字的筆劃，總加起來是二十六，根據「姓名商號選擇八十一數吉凶靈動歌」，這二十六劃恰恰又是其凶無比，歌詞有云：

「變怪異奇多曲折，吉凶極端儘無益，變亂艱難纏身凶，家破人亡禍災強！」

明達之士說起來，這是迷信，但却偏偏在郁達夫身上應驗，因此，我們也只好說，郁達夫的破家喪身，彷彿在冥冥中早有安排了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日，抗戰方殷，香港大

風旬刊突如其來的發表了郁達夫所撰的毀家詩紀，無異在平靜無波的文壇投下一方巨石，石破天驚，宛似晴天霹靂。無分古今中外，一位國際知名之士，四海同欽的作家，把他和他愛妻的意見參商，閨中齟齬，「筵後失貞」，乃至離而復合，終告脫輻的詳細經過，像郁達夫「毀家詩紀」這般赤裸裸的公諸於世，確是前無古人，後亦難見來者的。何況，以文衡文，郁著：「毀家詩紀」誠然哀感頑豔，不失爲千古絕唱。而王映霞繼之而出的答辯：「一封長信的開始」，與乎「請看事實」兩文，更是筆挾風雷，痛快淋漓，難怪郁王婚變會如此其震驚世人，歷數十年猶爲熱門談資了。郁王婚變歷程，在雙方方面所發表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的詩與文裡，俱有詳盡生動的描寫，不須筆者多加詞費。是非曲折，中外讀者衡文剖理時，亦不難作一公平論斷。祇不過

當讀者閱畢附錄的二文後，筆者却還有新發現的重要資料，供中外讀者參考：

附錄：

郁達夫毀家詩紀全文

「毀家詩紀」

新亭之泣三郎腸斷

(一)

離家三日是元宵，燈火高樓夜寂寥；轉眼榕城春欲暮，杜鵑聲裏過花朝。和映霞結褵了十餘年，兩人日日厮混在一道，三千六百日中，從沒有兩個月以上的離別。自己亦以為可以終老的夫婦，在旁人眼裏，覺得更是美滿的良緣。生兒育女，除天殤者不算外，已經有三個結晶品了，大的今年長到了十一歲。一九三六年春天，杭州的「風雨茅廬」造成之後，應福建公治（陳儀字）主席之招，隻身南下，意欲漫遊武夷太姥，飽探南天景物，重做些紀遊述志的長文，實就是毀家之始。風雨南天，我一個人羈留閩地，而私心惻惻，常在思念杭州，當然友人也很多，而平時來往，亦不避男女，友人××廳長××君，就係平時交往中的良友之一。

(二)

擾攘中原苦未休，安危運籌小瀛洲；擾攘不改唐妝束，父老猶思漢冕旒。忽報秦關懸赤幟，獨愁大劫到清流；景升兒子終豚犬，帝豫當年赤姓劉。

這一年冬天，因受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，去東京講演。一月後，繞道至台灣，忽傳西安變起，匆匆返國，已交歲暮。到福建後，去電促映霞來閩同居。宅係光祿坊劉氏舊築，實即黃華田十硯齋東鄰。

映霞來閩後，亦別無異狀，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，以不慣，仍返杭州。在這中間，亦時聞有伊行蹟不檢之謠，然我終不信。

入秋後因××君返國，我去上海相見，順道返杭州；映霞始告以×××夫人，因久病難癒，×君為愛護情深，曾乞醫生為之打針，使得無疾而終，早離苦海。

(三)

中元後夜醉江城，行過嚴關未解醒；寂寞渡頭人獨立，滿天明月看潮生。八一三戰事，繼七七而起，我因阻於海道，便自陸路入閩；於中元後一夜到嚴州。一路曉風殘月，行旅之苦，為從來所未歷。到閩後，欲令映霞避居富陽，於富春江南岸親戚賃得一居。然住不滿兩月，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，便隨××君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；其間曲折，我實不知，只時間聞自浙江來人言，謂某廳長新借得一夫人，倒很快樂，我亦只以一笑付之。蓋我亦深知×廳長為我的好友，又為×省××界領袖，料他乘人之危，佔人之妻等事，決不會做。況且，日寇在各地之姦淫虜掠，日日見諸報上，斷定在我們自己的抗敵陣營裏，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

，但是人之感情，終非理智所能制服，利令智昏，慾自然亦能掩智。所以，我於接到映霞和×君同居信後，雖屢次電促伊來閩，伊終不應。

(四)

寒風陣陣雨蕭蕭，千里行人去路遙；不是有家歸未得，鴉鴉已佔鳳凰巢。這是我在福州（于山）王天君殿裏求得的一張籤詩，正當年終接政治部電促，將動身返浙去武漢之前夜。詩句奇突，我一路上的心境，當然可以不言而喻。一九三八年一月初，果然大雨連朝，我自福州而延平，而龍泉、麗水。到了寓居的頭一夜，映霞就拒絕我同房，因某君這幾天不去辦公，仍在麗水留居的緣故。第二天，某君去金華開會，我亦去方岩，會見了許多友人。入晚回來，映霞仍拒絕和我同宿，謂月事方來，分居為佳，我亦含糊應之。但到了第三天，某君自金華回來，將於下午六時去碧湖，映霞突附車同去，與某君在碧湖過了一晚，次日午後，始返麗水。我這才想到了人言之噴噴，想到了我自己的糊塗，於是就請她自決，或隨我去武漢，或跟×君永久同居下去。在這中間，映霞似亦曾與×君交涉了很久，×君似不肯正式行結婚手續，所以過了兩天，映霞終於揮淚別了某君，和我一同上了武漢。

(五)

千里勞軍此一行，計程戒驛慎宵征；

春風漸綠中原土，大霧初明細柳營。  
 碩裏碉壕連作寨，江東子弟妙知兵；  
 驅車直指彭城道，佇看雄師復兩京。

(六)

水井溝頭血戰酣，台兒莊外夕陽暈；  
 平原立馬凝眸處，忽報奇師捷邳邳。  
 四月中，去徐州勞軍，並視察河防，在山東、江蘇、河南一帶，冒烽火炮彈，巡視至一月之久。這中間，映霞日日有郵電去麗水，促某君來武漢，我亦不知其中經過；但後從一封×君來信中推測，則因其君又新戀一未婚之女士，與映霞似漸漸有了疏遠之意。

(七)

清溪曾載紫雲回，照影驚鴻水一隈；  
 州似琵琶人別抱，地猶稽郡我重來。  
 傷心王謝堂前燕，低首新亭泣後杯；  
 省識三郎腸斷意，馬嵬風雨葬花魁。  
 六月底邊，又奉命去第三戰區視察，曾宿金華雙溪橋畔，舊地重來，大有沈園再到之感。×君稱病未見，但與季寬主席等一談浙東防務，碧湖軍訓等事。

九州鑄鐵一飯自煤

(八)

鳳去臺空夜漸長，挑燈時展嫁衣裳；  
 愁教曉日穿金縷，故繡重幃護玉堂。  
 碧落有星爛昴宿，殘宵無夢到橫塘；

武昌舊是傷心地，望阻侯門更斷腸。  
 七月初，自東戰場回武漢，映霞時時求去。至四日晨，竟席捲所有，匿居不見；我於登報尋找之後，始在屋角檢得遺落之情書（×君寄來的）三封，及洗染未乾之紗衫一襲。長夜不眠，為題「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。」數字於紗衫，聊以洩憤而已。

(九)

敢將眷屬比神仙，大難來時倍可憐；  
 楚澤儘多蘭與芷，湖鄉初度日如年。  
 綠章迭奏通明殿，朱字勻抄列女篇；  
 亦欲賃春資德曜，虞虜初譜上鯤絃。  
 映霞出走後，似欲重奔浙江，然經友人勸阻，始重歸武昌寓居；而當時敵機轟炸日烈，當局下令疏散人口，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漢壽澤國暫避。閒居無事，做了好幾首詩，因易君左兄亦返漢壽，贈我一詩，中有「富春江上神仙侶」句，所以覺得慚愧之至。

(十)

猶記當年禮聘勤，十千沽酒聖湖濱；  
 頻燒絳蠟遲宵柝，細煮龍涎澆宿醺。  
 佳話頗傳王逸少，豪情不減李香君；  
 而今勞燕臨歧路，腸斷江東日暮雲。  
 與映霞結合事，曾記在日記中，前塵如夢，回想起來，還同昨天的事情一樣。

(十一)

戎馬間關為國謀，南登太姥北徐州，

荔枝初熟梅妃里，春水方生燕子樓。  
 絕少閑情憐姹女，滿懷遺憾看吳鉤；  
 閩中日課陰符讀，要使紅顏識楚仇。  
 映霞平時不關心時事，此次日寇來侵，猶以為係一時內亂；行則須汽車，住則非洋樓不滿意。伊言對我變心，實在爲了我大不事生產之故。

(十二)

貧賤原知是禍胎，蘇秦初不慕顏回；  
 九州鑄鐵終成錯，一飯論交竟自煤。  
 水覆金盆收半勺，香殘心篆看全灰；  
 明年陌上花開日，愁聽人歌緩緩來。  
 映霞失身之夜，事在飯後，某君來信中（即三封情書中之一），敘述當夜事很詳細。當時且有港幣三十七萬餘元之存摺一具交映霞，後因換購美金取去。

(十三)

並馬汜洲看木奴，粘天青草覆重湖；  
 向來豪氣吞雲夢，惜別清啼啞鷓鴣。  
 自願馳驅隨李廣，何勞叮囑戒羅敷；  
 男兒只合沙場死，豈為凌烟閣上圖。  
 九月中，公治主座復電促去閩從戎，我也決定犧牲一切了，就隻身就道，奔赴閩中。

憂患餘生奇羞難洗

(十四)

汨羅東望路迢迢，鬱怒熊熊火未消；  
欲駕飛濤馳白馬，瀟湘浙水可通潮？  
風雨下沅湘，東望汨羅，頗深策國之思，真有伍子胥怒潮衝杭州的氣慨。

(十五)

急管繁弦唱渭城，愁如大海酒邊生；  
歌翻桃葉臨官渡，曲比紅兒憶小名。  
君去我來他日訟，天荒地老此時情；  
禪心已似冬枯木，忍再拖泥帶水行？  
重入浙境，心火未平，晚上在江山酒樓，聽江西流妓高唱京曲「烏龍院」，終於醉不成歡；又恐他年流爲話柄，作離婚的訟詞，所以更覺冷然。

(十六)

此身已分炎荒老，遠道多愁驛遞遲；  
萬死千君惟一語，為儂清白撫諸兒。  
建陽道中，寫此二十八字寄映霞，實亦已決心去國，上南洋法去作海外宣傳。若能終老炎荒，更係本願。

(十七)

去年曾宿此江濱，歸夢依依繞富春；  
今日梁空泥落盡，夢中難覓去年人。  
宿延平館舍，係去年舊曾宿處，時僅隔一年，而國事家事，竟一變至此。

(十八)

千里行程暫息機，江山依舊境全非；  
身同華表歸來鶴，門掩桃花謝後扉。  
老病樂天腰漸減，高秋樊素貌應肥；  
多情不解朱翁子，驕俗何勞五壯騑。  
船到洪山橋下，係與映霞同遊之地，如義心樓之貼沙（魚名），為映霞愛吃的鮮魚，年餘不到，風景依然，而身世却大變了。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，她的傾倒於×君，也因為他是現任××最高××行政長官之故。朱翁子皓首窮經，終為會稽郡守。古人量似太窄，然亦有至理。

(十九)

一紙書來感不禁，扶頭長夜帶愁吟；  
誰知元鳥分飛日，猶賸冤禽未死心。  
秋意著人原瑟瑟，侯門似海故沉沉；  
沈園舊恨從頭數，淚透蕭郎蜀錦衾。  
到閩後，即接映霞來書，謂終不能忘情獨處，勢將於我不在中，去浙一行。我也已經決定了隻身去國之計。她的一切，只能由她自決，顧不得許多了。但在臨行之前，她又從浙江趕到了福州，說將痛改前非，隨我南渡，我當然是不念舊惡的人，所以也高唱一闕賀新郎詞，投荒到這炎海中來了。

(二十)

愛患餘生矣。縱盡傾錢塘潮水，奇羞難洗。  
欲返江東無面目，曳尾途中當死。恥

說與，衙門牆茨。  
親見桑中遺芍藥，學青盲，假作癡聾耳。

姑忍辱，毋多事。

匈奴未滅家何恃？且由他，鶯鶯燕燕，私歡彌子。

留取吳鉤拚大敵，寶劍豈能輕試？穢小醜，自然容易。

別有戴天仇恨在，國倘亡，妻妾寧非妓？

先逐寇，再驅雉。

「某君究竟是我的朋友，他姦淫了我的妻子，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。並且大難當前，這些個人小事，亦只能暫時擱起，要緊的，還是在爲我們的民族復仇。」

以上郁達夫的這一篇「毀家詩紀」，刊登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日的「大風旬刊」週年紀念特大號上。大風旬刊編者陸丹林，曾於廿七年年底寫信到星加坡約請郁達夫寫稿。郁達夫收到信後，便在一月廿日將毀家詩紀航郵寄出。全文刊出後，郁達夫曾囑陸丹林將大風旬刊刊物寄他十冊，同時要陸丹林用郁達夫的名義，寄蔣委員長、葉楚傖、于右任、邵力子、柳亞子各一冊，郁達夫並聲明却酬，該一期的大風旬刊，由初版再版以至第四版，銷行極廣，轟動國內外，海內外的讀者們都把毀家詩紀做爲茶餘酒後談話的最佳題材。